



精妙的伦理叙事

——读大海小小说

雪弟



大海是一个创作自觉性很强的作家，由题材的内任要求和特点出发,他成熟老道地进行着多种文体的写作,可以说在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杂文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目前,大海已出版《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和《求你揍我一顿吧》两本小小说集。

大海把自己的小小说作品分为两类:社会类和情感类,多集中进行系列小小说的写作。《羊城晚报》编辑张子秋说:“他(大海)的情感类小小说言语空灵,情思细腻,流露出淡淡哀伤,但并非阴柔缠绵;而社会类小小说则言语粗犷,犀利明快,尤其是对阴暗现象和卑劣人物极尽嘲弄,夸张的修辞运用,令人读之忍俊不禁。”笔者则认为，无论是大海的社会类,还是情感类小小说,它们在叙事类型上都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伦理叙事。

何为伦理叙事?简单地说,就是小说在叙事上以伦理作为情节逻辑的起点和核心,伦理既是故事展开的线索,同时也是作品的主要内容。

在大海小小说的伦理叙事中,父(母)子之间的伦理——“父父母慈子孝”,无疑是被高度强调的。《我们一

起种菜吧》以父亲唯恐儿子陷入万劫不复的腐败的泥潭为叙事线索,生动地塑造了一位“义”的父亲形象;《戴着口罩的母亲》通过母亲偷偷地在儿子工作的城市当清洁工这一情节,深情地传达出一位“慈”母的内心真相;《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从表面上看,写的是“我”与一位跟自己无丝毫关联的女民工的故事,好像与父(母)子伦理扯不上边,但从这位女民工的新声里,“我”不禁想起了“上午在地里干活干累了,中午休息就会发出一阵一阵的新声”的母亲,这样一来,经由联想这条路径,“我”与女民工的故事就又回到了父(母)子关系上。因此,这篇作品的叙事线索依然是“母慈子孝”的父(母)子伦理。它表达了一位儿子对自己的母亲以及天下所有母亲的尊重和崇拜。

夫妇之间的伦理——夫和妻柔,互敬互爱,亦是大海小小说伦理叙事的重点。面对当下社会中的一夜情、婚外恋等情感乱象,大海在小小说创作中并未以人性深度探索为借口而丧失基本的伦理立场。在《老符的爱情誓言》中,文章以老符虚伪的爱情誓言为情节链条,对这位调侃爱情的花心男人极尽嘲讽;在《篾匠的端午》

中,文章以篾匠避免充当民国政府的炮灰,“也为了不离开成为自己女人的女孩”,主动自残右手食指为逻辑主线,对篾匠夫妻二人的生死相依,终生到老给予了无声的赞美。两文虽一褒一贬,但在叙事类型上,都属于典型的伦理叙事,并且文本的指向毫厘不差。

除了父(母)子伦理、夫妻伦理叙事,朋友伦理、兄弟伦理叙事在大海小小说的伦理叙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慷慨赠我字画的老者》以老者所谓的免费向朋友赠画(实则收钱)为情节主干,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一位贪图钱财者的虚情假意。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大海小小说的伦理叙事?对这种有着明显道德判断的叙事类型,我们究竟该持一种什么态度?对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关键是看它是否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的,也就是说,它的这种道德判断是自然而然生发的,还是刻意而为的;是真诚的,还是伪饰的。就大海的大多数小小说而言,我觉得它们是自然的,真诚的,也是精妙的。自然和真诚,从作品中容易看出,如《鱼头茄子煲》以美食为链条,为我们串起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爱情故事。它警示世人,既要学会品尝美食,更要学会体味爱情,因为这道美食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啊。

以《喜欢打牌的领导》为例,谈一下精妙。单看标题,我们肯定会误以为这是一篇机关小小说。从内容表现上说,它确实也属于机关叙事的范畴,它叙说了一个女人领导与她的下属们出差在外打牌的故事。但它的核心却与机关秩序无关,从本质上说,它属于伦理叙事。那么,这篇作品如何从机关叙事转向了伦理叙事呢?女领导逼迫下属打牌的动机是转换的关键。在叙事的起初,我们看到的是女领导的专制,但到最后,我们发现女领导之所以逼迫下属打牌,是希望他们“出门在外,多想想老婆孩子,多一份洁身自好”。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机关干部应廉洁自律的成分,但它的重点已转向了夫妻伦理以及父(母)子伦理。以机关秩序的外壳来表现家庭伦理的内芯,这便是《喜欢打牌的领导》这篇作品的精妙之处,令读者耳目一新。

(作者系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

画里有话



这是21年前的事了。那年去河南参加1995—1996年度(第六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颁奖会,在郑州大学座谈时,有当时的河南省作协主席

博观而约取

■文/谢应龙 图/张甫平

田中禾先生,他说过一席话,我现在还记忆在心。他说,你们这些后生都是写小说的,但我有一个建议,你们不能光为了写小小说,就一门心思专爱小小说而去大量地阅读小说,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你们应多看杂书,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如音乐、美术、书法、医学,甚至建筑及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都要多读。因为如有了这样的博观而约取,才可厚积而薄发。

后人对博尔赫斯评价,有一种说法很是有意思:“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有专家研究认为,他就是一种“博观而约取”者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句“上帝给了我浩瀚的书海

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还是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不谋而合!也许就是后人对他评价最好的注解。

博尔赫斯之所以把历史、现实、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能够打通,并且模糊了它们的疆界,给我们带来一个神秘的、梦幻般的、繁殖和虚构的世界,是因为他深受了柏拉图、叔本华、尼采、休谟和康德等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他们的真传。再加上让·芝诺、苏格拉底、笛卡尔的思想武装自己,他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找到了一条穿梭往来的通道,并不断地往返,让世人不断获得神奇的阅读感受的“天堂”。



匆匆一瞥

艳子

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有一种逃离城市的冲动,隔些时日就必须得往郊外走一走。那时的我不喜欢周围的环境,城市里乌烟瘴气,噪音烦扰。我老设想自己在山林里有一处小院子,云雾缭绕,每天早晨起来我就扫扫落叶,和着鸟鸣舞上一段云袖,和着山泉叮咚弹弹古筝,看云卷云舒……这样的愿望看来是不现实的,短暂的逃离只能匆匆感受那份纯美。后来,我发现,城市里也有这样的地方,像自然一样美,充满着灵性,那就是孩子们阅读的世界。

见过被爱滋养的新娘模样吗?她们有着浑身洋溢着舒展甜美的幸福。你可知道,当孩子捧起书本时,我竟然能看到这样的美。班上有个新转学过来的小姑娘莹莹,她的眼睛圆溜溜的,许是刚来不太适应,见人有点躲,特别是见到老师时眼光有一些扑离。我们班有个规定,早上进班后是自由阅读时光,可以从班级图书角取书,也可以自己从家里带书过来看。一天早上,我提前15分钟到了校。教室里人很少,莹莹已经在座位上了,安静地翻着一本书。她侧着小脸蛋,一只手托着书,另一只手轻轻搭在书的边角,眼珠子一刻不离地盯着书本。她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小脑袋轻轻地晃着,嘴巴吧唧一下像是品尝到什么美味。那一刻,我感觉到她乌黑的眼眸闪着光。

我们班有好几个精力旺盛的小男生,课间总是不知疲倦地跑跑跳跳,唯独看书能让他们安静下来。有好几次,我都看到他们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捧着书读,燥热的课间氛围在阅读的氛围里悄悄地静下来。我们班“午间书写一刻”有个班规,提前完成课堂书写的可以自行阅读。铭铭是常常“享受”到这项政策的其中一名,我最爱他静静捧着书本的姿态。他喜欢反复复读那几本宫西达也恐龙系列。他看书时很享受,往后靠着椅背书本斜斜地靠着桌子,只用一只手扶着书。有时候,我常常惊叹这些才一年级的屁孩,怎么感觉如此老练的?他们阅读的速度一点都不慢,这不,铭铭已经读到书的中间了。阅读的小男孩,覆盖着浓密长睫毛的眼睑,只会阅读结束后抬起来,目光安定颌首低头,翕动的鼻翼也在结束阅读后安静了,它仿佛被喂饱了一样满足。那一刹那,书籍一定是在孩子们的心田种下了一颗奇妙的种子。

匆匆一瞥,在孩子们阅读的世界,我得承认,我爱着他们——爱上阅读的孩子。

“段”章取“议”

1.如果把人的一生分为不同的两种状态:睡和醒。通常人或许只注重醒来的时间,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把握的。而睡着做梦的那段时间往往被忽视,以为梦是假的,睡是无知的。但是作家不一样。作家相信梦,在睡梦中学习。一个优秀的作家肯定在他生命早期,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糊里糊涂地接受了梦的教育。在那个我们还不会说话,不会做事的幼年,我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梦。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又是什么?可能所有的现实故事,都会成为文学的题材。但所有的题材都不见得会成为文学。文学必定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朝上仰望,是我们清醒生活中的梦幻表达。文学不是现实,是我们想象中应该有的生活,是梦见的生活,是沉淀或遗忘于心,被我们想出来,捡拾回来,重新塑造的生活。文学是我们做给这个真实世界的梦。——刘亮程 说

2.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即便一篇作品只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也要对这一个读者负责,或许对他之于社会、时代、生活和人生的认知,产生可能的影响与担当。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作为一名业余的文学创作者,我非常希望我所热爱的文学能进一步展现对新时代的激情,能给我们所处的社会和读者,带去人生和精神的正能量,至少是怡情的温暖和亮心的光照。这既是文学的使命,也是作者的责任!——陈毅达 说